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西吳溫博茅一桂訂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

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

無為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

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未始有之氣也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

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菑澠敏澠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淮南子卷之四

道法

邪邪

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

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

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

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

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

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未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
 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
 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
 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

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

以異於臬之愛其子也臬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

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

襄子能柔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

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

淮南子卷之九

道憲川

日

破其首以為飲器飲器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

將來含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

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

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

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今趙氏之

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

也古者縣門下從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上古引之者難也

也古者縣門下從

上古引之者難也

也古者縣門下從

上古引之者難也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善持勝不肯以知兵聞也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馨籙歎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厚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

稷契伯夷傅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

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

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菟後鼠前足短菟後足長故謂之麀趨則

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駞取甘草以與之

駞駞前足長後足短故麀有患害蛩蛩駞駞必負

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

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昭文君周衰分為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

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

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

淮南子卷之八
道原篇
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
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
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
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
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
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僑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比夫差
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任載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

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也以商於齊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

盛爝炬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

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

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

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吾爲皆勉

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

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有周地因以爲天下號大王亶父可謂

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

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

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

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

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

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

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

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

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夫疾則苦而不

淮南子卷之九 道憲川

入苦急也犬徐則其而不固其緩也不其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
 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
 今瞽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
 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
 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
 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
 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
 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莊
 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跌也曰昔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
山名

方皇水名也
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
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
偃趙衰

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

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

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正則直越王勾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
前而走也

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

中牟入齊中牟自入
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
以進衆

進約鳥小解 道憲川

退之鈕以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若亡若亡其相不可見也若失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弭也疾也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

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

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

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

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

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
 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
 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
 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
 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
 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
 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
 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

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

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

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

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

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

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

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
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
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
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
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
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
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
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
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
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

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
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
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玉昔者公
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汜水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
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宣

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

君之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

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

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

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

邑周襄王以原賜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

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

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予文公温相連皆叛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已者也

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

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

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

司馬捶柔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鍛銀擊也鈎鈞鈎鈞

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

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

姜里

屈商紂臣也姜里地名在河內湯陰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

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

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

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玄玉百工

二玉為一工也

大貝百朋

五貝為一朋也玄

豹黃羆青犴

犴胡地野犬犴音岸

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因費仲而通

費仲紂佞臣也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

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

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

以待紂之失也紂聞

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

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

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

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

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

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

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

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

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

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

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

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
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
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
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
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回忘禮樂矣

回忘禮樂絕聖棄
知入於無為也

仲尼曰可矣猶未

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
身以至道也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

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

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

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
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
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
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
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
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
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

先軫晉大夫也
襄公晉文公之子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
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
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
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
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
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
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
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

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

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

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

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齧拳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奧也言我所游不可之地以盧敖

所行比之則如窳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寔浪之野北息乎

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

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居此其外猶

有汰太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

止杯坏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蟻蟲也蟻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入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

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

此言水狀似蚕蛾一名螻蛄不知春秋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而巫

巫馬期

馬期綽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

也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闔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

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所出之木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

也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

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

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

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無有弗應

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

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

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

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

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

而立到杖策鋟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鋟到杖策故鋟貫

也順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

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

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

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

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
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
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
閉鑄閉鑄格也上之鑄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
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
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
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
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

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

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

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

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舩蛟龍

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未為之主也飲非謂柅舩者曰柅櫂也嘗有

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

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

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舩中人盡活風波畢除

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

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

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

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

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

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齧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

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

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

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

繩掩猶揮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

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豐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刑見於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

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

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

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

句星客星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

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

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

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

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

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

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

為蹇重舉白而進之

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

浮猶罰也

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

豫讓

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

醕盡也曰

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

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

桓公魯君

有器焉謂

之宥卮

宥在坐右

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

中水半也

其盈則覆孔子

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

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代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

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

兌耳目鼻口也

老子曰塞其兌是也

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

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

茂而載

之木

瞽被髮也水驚鳥冠也知文者冠驚

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

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

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

葬久喪以亶

丹

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

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